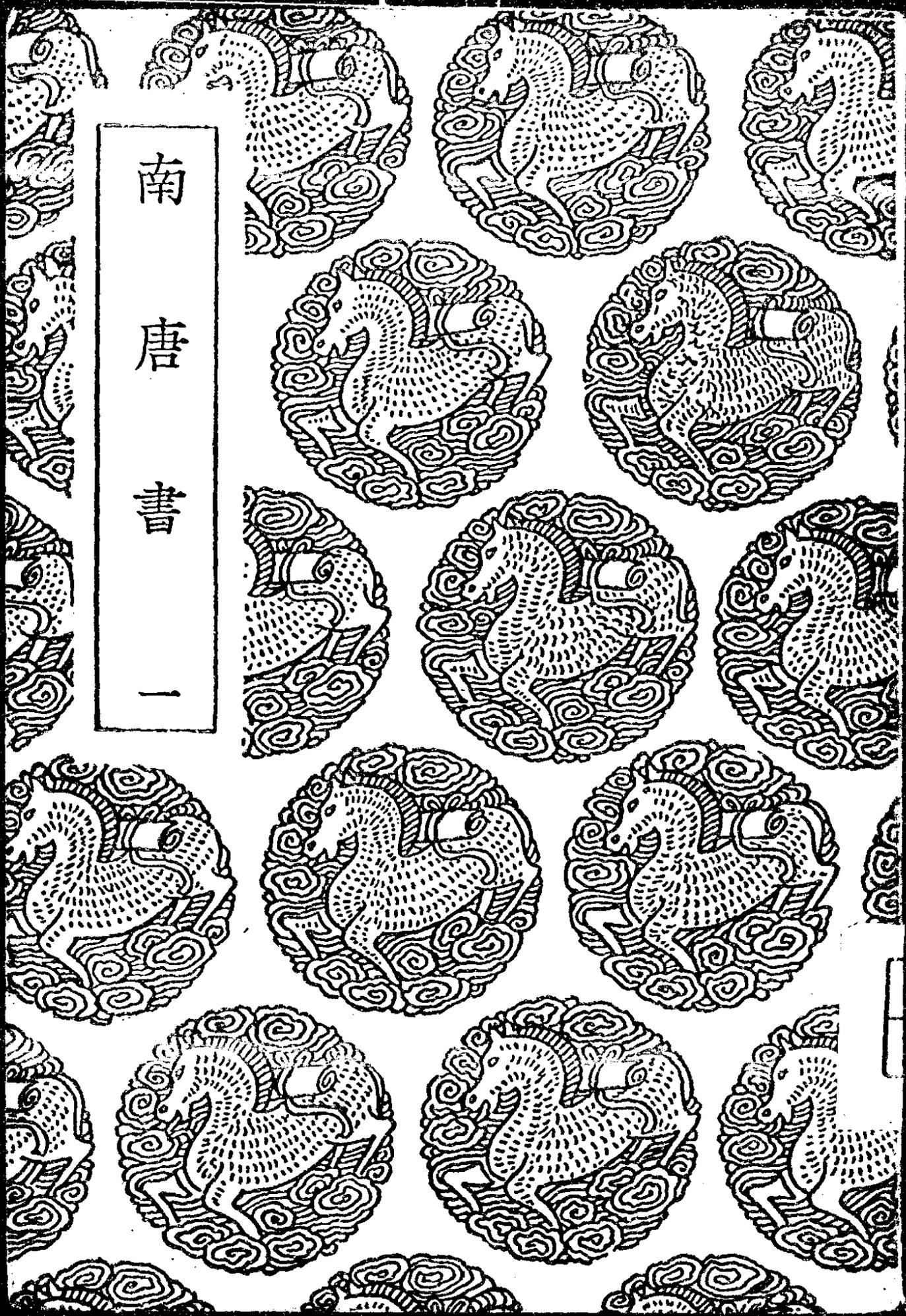


南
唐
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3
114
3:3851



南 唐 書
(一)



3 0646 5742 6

著 令 基



A 648896

南唐書

本館據墨海金壺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南唐書提要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續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竟以爲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爲先主書一卷，嗣主誓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爲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苛政傳，共一卷。次誅死傳一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歸明傳二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優人也。而附以迂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閔王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國譜者，卽地理志。世系譜者，敘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仿五代史記，頗類效顰。於詩話小說，不能割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穢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敘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當省。

世系譜不過出自唐吳王恪。於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復述於唐書以前。尤繁不當繁。亦乖史體。均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椎輪之始。令亦有功。且書法亦謹嚴不苟。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

自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寢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讖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序。

南唐書目錄

卷一

先主書

卷二

嗣主書

卷三

嗣主書

卷四

嗣主書

卷五

後主書

卷六

南唐書目錄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附

渤海吳媛附

卷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遜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邊

太子冀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八

義養傳

徐宣祖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誨

子景遠

徐知諫

徐知證

徐知諤

卷九

列傳

周本

李德誠

王與

李章

王安

章建

高審思

卷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鄴

卷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崇俊

王崇文

邊鎬

卷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儔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巖

康仁傑

伍喬

周彬

夏寶松

徐鏞

卷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覲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翽

鄭元素

卷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鄭昭 梁附

卷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贇

胡則

卷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張宣

李德柔

卷十九

誅死傳

褚仁規

王建封范仲敏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鍾謨

張巒傳亡餘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二十

黨與傳

宋齊邱

卷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馮延巳

魏岑

李徵古

馮延魯

查文徽

卷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邵拙

盧絳

李元清

劉承勳

舒雅

劉茂忠

陸昭符

卷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孟賓于子歸唐

潘 賁

副 鼇

羅 穎

盧 郢

邱 旭

黃 載

湯 悅附

張 洎附

徐 鉉附

卷二十四

方術傳

吳廷紹

木平和尙

李 冠

道士譚紫霄

潘 辰

女冠耿先生

卷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附

卷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元寂

妖賊傳

張遇賢

卷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劉從效附

卷二十八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北僧附

應之

諸祐

朱元

卷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三十

建國譜

世系譜

南唐書卷一

宋馬令撰

先主書第一

士運中圮。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

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

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精彩鑠人。語聲

清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

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

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

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旣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衮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僞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乘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詳。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尙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為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為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為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書名。既而書公。書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邱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繒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為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子則復姓之心見矣。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遠。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秦興。鹽城。興化。如臯。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僭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册昶。閩王不受。閩自鑄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

唐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為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一時誤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為秀州十有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諡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弑其君昶立王子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悉書

者為保大三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蕪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士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為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諺爲夏商之夏。魯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獨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與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為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惡其抗也以金全為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秦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廢立卒葬弒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玠嗣位葬劉龔僭諡天皇帝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氏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書吳人者以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

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密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

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尙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巖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偃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采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譴。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鷓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訶責。羣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敘。不限資廕。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棄師鬪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尙書事。改封齊王。旣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歿。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册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邁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邱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弑其君玢，晟自立爲帝。不書僭者，現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翼爲江都尹，東都留守。唐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貶位也。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傳史失名。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罪貶，故書使。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鄴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褻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卽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褻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

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

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

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

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

十有二月，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

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買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

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

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

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

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

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守城。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前年以福州降

延政故以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儼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卽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績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績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績爲蘄州刺史卽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尙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膳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濠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效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爲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巳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蘄州。流延魯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鬻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旣流延魯及覺。而延巳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

參軍亦罷。延己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爲漳州。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邱門契丹主次于京城北不見帝彼不與之見也猶曰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改京師為都城晉無君也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罪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契丹廢晉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悉書者以下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遂為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契丹改晉都為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則查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

佐卒。僊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僊。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僊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爲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

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故緩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繼。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

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

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

意下奪農時。各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翼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樹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規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此以見中原亂治。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昉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僭。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園。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

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繼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遠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繼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繼爲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墮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兖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

不書將校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于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潞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

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遣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略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

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戎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

至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醮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

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

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保蓋。底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待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

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秦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管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績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鑿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不支也。秦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檀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秦、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秦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居楚州。既書人其後。駐幸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泯其實也。時揚、秦、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

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熾矣。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鍾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某人者景遷爲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冀爲太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暹爲百勝軍節度使。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繼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

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成之。夏六月。癸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

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爲奉化軍節度使。敬洙去敬字。避皇朝諱。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

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鑑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

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世世子手札未卽。位也。見後主書。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

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諡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諡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

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

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卽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

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卽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蕪而夕振。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封吳王。拜尙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卽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鏐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鏐。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鏐爲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諭。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尙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尙書游簡言知尙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窮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讓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

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

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暹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罔圖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痛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糜米緡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秦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鷓鴣。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齎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荊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葬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閩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詐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梳。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

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開影半江。梁時爲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旣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齋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遣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日。登普光寺。肇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齊公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復書王者。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譎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罹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迴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叢爾江南。獲視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歸。從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四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爲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妃。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燕之者。義祖首惡也。生嗣主及景遷。景達。遂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册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芘者甚衆。嗣主卽位，上册爲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觀妝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薦引，旣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得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暹，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捧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斃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暹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不書妖

體而於媛
御詳言之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旣而自大，先主欲礎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尙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

嗣主卽位。册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旣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娚。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卽位。册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殞。葬順陵。謚光穆。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存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蒸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册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罹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擘緩。擘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僊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旣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自內含玉，殯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鍾之也，何譏爾。鍾太后在故也。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費盈世逸，樂渺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搆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纖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愛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鑿，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旣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訴危言。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寔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愛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

止。遠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諷成新矩。霓裳
舊曲。韶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
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
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輿窮歡。是宴
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籀。蓮舞疎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織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
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
且宴。寒生薰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猷猷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
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
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愁如之何。莫樹
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怛。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
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
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暗。空曖曖兮。愁烟起。
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誓既許。簫笳淒咽兮。旗常是舉。龍輻

一鶴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烏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
自。伶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曠。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
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拔血撫楸。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
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
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
西。及花時而后已殞。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
月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敘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
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
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洗自肩如削。
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
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
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
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旣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旣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累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鵠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楹。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杖韞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竊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尙困於种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豔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爲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淵睦。動循禮法。嘗偃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爲郡公主。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

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邱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媪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略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嗜人肉。而略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媛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朞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而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匱糶溫清。皆躬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察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裴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辯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尙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卽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己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邱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邊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卽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父子四人，遂輔矣。政在李氏也。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卽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賀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徵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謚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兩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卽位，改封鄂王。景達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達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卽位，就加太師尙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諡孝昭。

江王

江王景暹，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南唐誕節，唯此一見。景暹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暹爲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暹尙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遷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遷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謗其過失，景遷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諡昭順。

太子

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尙少，不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蒞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諡宣武。句容尉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諡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尙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卽位，進王韓，器識沈邃，尤喜武略。開寶中，江南迫盛，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秦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庶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後事

吉王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諡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諡。太子冀有諡。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可作諡。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嘔。大親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宣祖

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暝。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肥。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爲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弑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初，溫、顥之謀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敕，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敕宣之。乃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佯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

是不行。顯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殺顯。陰使鍾太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顯。太章諾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太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顯。及紀祥等。歸以弑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談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可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卽皇帝位，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諡曰武烈祖，受禪，諡武皇帝，廟號義祖。

徐知訓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鬢髻爲蒼鵲，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蹄，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悍，多見烈祖書，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徐知詢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寢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卽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旣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徐知誨子景遼景遊

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烈祖德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漸邇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爲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徐知諫

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徐知證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

梁王徐知諤，溫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使知詢收，以知諤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幄。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累，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參大政，爲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曙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卽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旣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旣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蹠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已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滌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鏗。爲給使。吳攻宣州。鏗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鏗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

是夕卽愈。鎡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道。六宮之職。因事以書其爵。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與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與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烈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尙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匱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槩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匱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彀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衛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爲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總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爲畏懼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舊史亡。

南唐書卷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菴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塋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僞襲位。補寶雞令。從僞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卽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旣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尙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嘗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尙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暗鳴大咤。以故

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改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能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尙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于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旻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羣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尙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尙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員外郎。

嗚呼！續薦劉奐，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直之效，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爲尤難。子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

游簡言，字敏仲，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

其子慙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卽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卽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旣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

刺史貪穢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卽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尙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旣而附

之以聞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
讎人爲所天。及觀舊治。迺感憤卒。嚮也不能卽死以全其節。旣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
異矣。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卻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搯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途。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旣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敍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旣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靦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毚。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月。復召如初。旣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咋曰。下官飲量基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

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爲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畫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所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翊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民疾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效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擊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效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況其使乎？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頔、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卽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尙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尙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不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旣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



3
4
3851

南唐書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 唐 書
(二)



3 0646 5734 3

馬 令 著

南唐書卷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

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願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潤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于鎮。」

王彥儔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

因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爲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彥儔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橐舉火焚橋，溯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爲喬死張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斁。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卽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任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滌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祕書郎。輔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諡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闕，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尙書。旣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紩，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抒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于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卽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頤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旣成。但敘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闕。千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

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旣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旣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邱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旣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後事亡。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卽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應詩誚之曰。晴空不礙麼天翻。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禋祠

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旣而進兵于衡。遂殺李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遁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舊史多亡。

孫魴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蹟。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鱸上作而何。箇坐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閉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罽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尙。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

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旼，精思不懈，至浹日不盥。旼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卽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旼嘗謂己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繚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朱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旼，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快快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開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爲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蚬蜃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徵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妾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邱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賢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略，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錯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

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鄰。而師義與錯爲姻婭。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爲鉉錯所匿。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虵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句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卻。喬默審其詳。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

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囊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勝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工郎。卒于官。

周彬

周彬。禾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革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繪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邱。況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尙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驕旅臥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費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資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鉉略附歸明傳

南唐書卷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己。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爲高也。物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敍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祕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己。因求一縣。以自效。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因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卽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囂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爭此。卽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

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年餘，與僧虛中齊已爲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祕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迺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因就葬焉。

陳覲

陳覲，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韓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册長安。聲詩歷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昉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旣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鮮。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鮮至陶門。陶果出啗。鮮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旁若無人。旣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沾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至。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醃鹽。熟卽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以前大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汲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掣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闊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緡。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卽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誤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

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庭樹。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透。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益。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章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翦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

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窺神器爲遽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抔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爲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錄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爲是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尅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墮臣節。援兵卽至矣。

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喫，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

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楊、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乃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鄭昭業附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

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契丹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資訓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閒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劍血服衲，旣而擒暉。

孟堅

孟堅，初事王昶，爲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濼，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

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爲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援兵少卻。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卽位。頗器重之。遷尙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旣失淮甸。恥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邃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閣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尙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卽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己出。李平。潘佑之死。

亦因喬聞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己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於承靈。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爲對。喬爲人孝悌敦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窶，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旣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爲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

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遣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旣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趨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澀。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贇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于亡。

胡則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旣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于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棧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嵯巖之安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修吾身。以標準於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忘真於利。則清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刈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

魯崇範。廬陵人也。竊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邪。卻之。皓謝曰。俗吏澆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廩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旣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羈旅宣，歛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願，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湊，事後主，爲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爲，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少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斐。斐愛人戢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

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爲小吏。善伺人之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閣豎得以弄其文墨邪。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閣人內倖。用否輕重。不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貫之。由是富商大賈。遺賂內官。俾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說。則閣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恥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愜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邱、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繼、褚仁規、王建封、范沖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

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逋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措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卽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史。爲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

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冲敏棄市。

李德明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揚、光、舒、泰、蘄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效貢賦。世宗猶不答。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尙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邱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

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效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效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雲集。樹割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他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旣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其詩貽州將。其略

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塾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尙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旣秉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冀參摠庶政。謨薦其所知閤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邱同議。至是。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嘗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冀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尙以世宗之故。未卽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巒亦賜死于宣州。

潘佑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瞻逸。尤敏於議論。時譽靄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祕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卽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僊人神。

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旣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卽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火星。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卽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縊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邱、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各敍於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邱

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邱益窮。隨衆東下。餬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邱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嗟峨壓洪泉。峇峇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盛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礪确。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

鶯鶯梁間燕教雛。石罅虵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鳥雀。金挑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舍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我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禍劣同尺蠖。籠鶴羨毳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鎖一路。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燂燂。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歛人汪台符投書于烈祖。齊邱忌其名。頗排斥之。齊邱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邱慙。卽改字子嵩。隨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爲理。修舉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邱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而爲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邱自以名望甚淺。欲爲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

主之婿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爲己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旣建齊國，以齊邱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卽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邱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婿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尙書省。乃求知尙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邱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邱臥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

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有議論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窺竊之計。與當大難之事。皆具陳壽陳陳壽傳及放歸青陽。卽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銷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諡醜謬。齊邱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爲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邱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尙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銜。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邱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邱。機變如神。可當十萬。

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邱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閭巷小人之語也。龍袞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況齊邱益樹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僞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爲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邱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園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是以知齊邱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是以知齊邱之所行也。然則齊邱之死。自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

陳覺、宋齊邱之客也。齊邱薦爲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邪？」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諭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他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銷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邱上表爲請，乃赦之。流覺於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旣陷，舉國震恐。齊邱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

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己。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爲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杯酒過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晝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判尙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 馮延魯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顛。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顛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滑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延巳年十四。

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祕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己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誤邦國大計也。聞者踴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卽位。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己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己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戡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蠶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己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旣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己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遷爲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己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己。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己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隲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延魯。延己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己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情待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旣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效。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旣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己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滯。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卻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

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略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謂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縑削髮。潛爲行腳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聞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頷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下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魏岑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

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卽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岡。意以爲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守貞敗。罷爲屯田使。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後事亡。

查文徽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邱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祕書郎。元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閩。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爲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爲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爲撫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謨信。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亡。

南唐書卷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葑屋之幽。卽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卞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死。覺以宣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卽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己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己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謚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僕巾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讎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弈。儼入白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奢。而久弗之譴。太祖皇帝旣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湖中米。承勳請行。乃督巨艘數百。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爲己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邪。特弗絀用。旣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酗。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鷲驚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

舒雅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盧絳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角觥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

葛濤、蒯鼈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弼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踊折簷桷，燒之，病店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洲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涇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州軍等數十人，立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卽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涇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己，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旣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頴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

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略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讌飲。乃率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告急。座皆惱懼。茂忠飲嚼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冑。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爲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贄見。將階其廳。署吏復叱之。令執

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吏抵罪羈管。適隸登州。茂忠令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愆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爲軍士所略。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拐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忠。茂忠以拐自捍。連舉數四。而拐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胷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襞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爲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壤。因改永新爲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坐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爲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遶庭。官吏震懼。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鼈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爲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弑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緝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鼈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土。祕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訟于

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祕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賁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寒特。自負才器。以藐勢位。旣而動多屯蹶。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墓。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邪。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誥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鼈

蒯鼈。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汨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鼈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略備。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鼈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鼈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穎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媿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朴。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肘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詬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邪？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鬪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旣爲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一卮酒，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試詰之，郢曰：旣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

曰。語勢逾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邱旭

邱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爲事。弱冠始讀書。學爲詞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爲恥。旣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況費用乎。於是罄橐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曹敘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並世邪。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爲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爲法。

黃載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

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京師。而載乃安處。邱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游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鑽飲。歆之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巽謝焉。復喜。躡遊市肆。當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非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性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費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醜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然則觀眞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閒爾。

湯悅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盡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南士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旣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

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怪誕譎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譎譎。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旣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

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

木平和尙

木平和尙，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闔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尙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乙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邱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

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卽愈。有僧於溪澗。剏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命鎚其石。应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旣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廨。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廨中。覘辰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鎗。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鏗。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辰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辰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劍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尙在。迄

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祕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爲錠。蒸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緝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尙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鄙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旬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幾旬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鴛鴦。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體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廣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邊，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浙謂兒爲家，官謂姑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諠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螯垂鉤與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

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卽位，家明老而無寵。

楊名高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茵蔯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見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

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恃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撻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餽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闋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歔歔，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而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爲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爲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爲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爲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斬福利邪。而妖孰甚焉。將以斬超脫邪。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袁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曰。浮屠則佛隨也。聲之轉耳。

傳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法。豈因爲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瘠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小長老附北僧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剎。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斲。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菴食。不渾凡俗。後主遣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尅池州。繫浮橋於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爇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元寂

僧元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元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

召入問華嚴經。元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元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

應之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册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蹟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敕應之書。鏤版旣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尙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斂率於民。

雖然田業頗厚而費不加多。斂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惟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恠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鶴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鶴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況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於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祐

諸祐。諸音查。蘄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猥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舍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用。皆埒至貴。郡將卽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邱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士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焚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

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卻，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邪？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豔，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尙書郎。或言元

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旨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效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卽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爲清源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鉞。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鉞，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瘵，事無巨細。

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自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卽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鑑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嗚呼！附劉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效始事閩而閩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蠱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羣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略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卽以潮爲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倓。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諡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于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祟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審知次子也。莊宗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鱗旣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鱗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鱗上書求爲尙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卽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設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鱗殺。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鱗心忌之。鱗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遣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答。審知婢金鳳。陳氏。鱗嬖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鱗快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鱗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做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諡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侍。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典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鸞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諡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死，命發塚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協。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檄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尙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僭后妃之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飲。羣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連重遇既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謂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證。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諡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弑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效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

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瑋等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瑋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卽位。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溆、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資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讎。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銀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拱爲尙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諡武穆。子

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諜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義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

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視義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九。諡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猷邱。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過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涓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樹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册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屬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

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搃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曷、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曷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已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酋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滌、光、黃、舒、蘆、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爲昇州。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隸，以天長置天長軍。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滁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俄改忠義。後降軍事。

〔汀州〕

保大三年取。

〔劍州〕

保大三年置。

〔彭州〕

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

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窳以闢。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臯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爲翼隸。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元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兌。爲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柏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

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口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于秦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尙。曰尙。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生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況。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恬。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柔生弁。字季子。前涼張駿。天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嵩。字元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歆。讓。愔。恂。麟。豫。宏。眺。亮。愔。曾孫系。麟。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元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勗。紹。重耳。宏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

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暉。襲封唐公。暉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卽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卽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溟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鑿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旣死。諸子庸懦。而弑渥。碁溥。祿去楊氏。則又溟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尙矣。



編主五德王

編初成集書叢

書 唐 南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馬 令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0六二一五

翁



3
4
3052